

晉書論箋注

全一  
卷一  
至

31271-2



潛夫論三十五篇行世本譌奪錯簡焚如散絲范史  
所載僅五篇又經蔚宗刪改唐宋諸書每有徵引淮  
別滋多久無善本求是去非益其難也昔者吾友汪  
主事因可績學超奇通心而敏會萃舊刻網羅佚聞  
宏邕雅言審定文讀艸創於嘉慶己巳庚午閒時紹  
蘭讀禮家居晨夕化我耳剝緒言頗詳辛未服闋握  
手河梁方諄諄以鹽鐵論託其校勘荅言繡就是書  
續行屬艸鄭重而別江關閉閣忽忽者七八年紹蘭  
奉職無狀罷官歸而因可墓有宿艸鍵戶省愆故人  
長往庭蒿門雀不復聞空谷足音矣一日陳子東爲





告以因可書久成已爲代謀剗剗因脉之書而屬之  
叙受而讀之竊悲因可豐於學嗇於年又喜其能以  
書自延其年東爲愛因可莫能助之年而能行其書  
以延其年皆可貴也它日徧讀之歎其解謬達旨傳  
信闕疑博訪通人致精極竅且能規節信之過而理  
董之自偁曰箋宗鄭申毛之義意在斯乎惟采及芻  
言是謂狐裘羔裘卽如斷訟篇誅率公羊隱五年衛  
師入盛傳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何休注云分  
別之者責元率當時未舉以相告又如志氏姓篇藥  
疑是裴尚有風俗通裴氏伯益之後見後漢書桓帝

紀注亦未引證則紹蘭之疏略可知今索居多暇溫  
尋舊文又得如干條要皆談說譎言無裨百一九原  
不作質正未由紹蘭竊自惟質鈍學荒罕問揚雄奇  
字之亭莫窺蔡邕異書之帳又無西州漆簡之授徒  
諷南閣篆文之遺深慕禮堂寫定之勤殊媿任城墨  
守之陋是以瑟縮經年不能下筆東爲敦迫不已重  
其嗜古籍竺故交迺略書原委附錄鄙說從後勉副  
盛心焉嘉慶己卯秋七月王紹蘭謹叙

讚學篇周公師庶秀

韓詩外傳周公學乎號叔

篆文庶作庶蓋號爛爲虎又轉譌爲庶也古文叔



潛夫編笈注十卷 二冊

清江可因

漢王符撰

清注可因笈注

善抄本

便

善本  
子部  
儒部  
宋部  
條

馬  
機

每本及十行行十九字

竹紙

卷首有嘉慶己卯秋七月王紀蘭叙內云陳

東為正為注可因謀剗剗乃略書原委等語是

則此書或已印行，但不見打右字目錄，僅打

莫氏智亭子如目潛夫編下見朱修伯曰注可因笈

注精博無比，一向可觀莫氏年未見此書而引

用朱修伯之語，他修即學子勤咸與時在市中，所從者



作年與篆文炎形近而譌晉語偁文王詔于二虢而君奭篇云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是虢叔尤賢新序雜事篇武王學乎郭叔郭虢古通用然則周公與武王同師虢叔也白虎通辟雖篇引傳曰周公師虢叔是其明證矣務本篇以正學爲口治要本作以正學爲基此空格程本作基是也過利篇固可豫弔也荀子大略篇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福與禍隣莫知其門豫哉豫哉因饑於郊野因疑困困饑與上遯逃對文

論榮篇勿以遭命論衡命祿篇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命義篇引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說本緯書賢難篇今世主之於士也目見賢而不敢用耳聞賢則恨不及雖自有知也猶不能取必崔寔政論且世主莫不願得尼軻之倫以爲輔佐卒然獲之未必珍也自非題榜其面曰魯孔某鄒孟軻殆必不見敬信意與此同

明闇篇尹其職而策不出於已治要本原校云



尹疑尸是也

思賢篇夫生飢杭梁旨酒甘醪 列女傳孟母曰

精五飢器酒漿生飢蓋五飢之譌

天之張道 老子天道篇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與直不以枉 以上文求賢下應以鄙例之當作

舉直下應以枉舉譌與下譌不又奪應字

譬猶以愛子易御僕以明珠易瓦礫 瓦礫疑良

藥之譌下云雖有可愛好之情然而其覆大車而

殺病人也必矣可愛好謂愛子明珠覆大車謂易

御僕殺病人謂易良藥若瓦礫則與病人無涉

本政篇貴寵之臣未嘗播授私人進姦黨也 句

有誤疑播當作不聲近而譌

大小之官且十萬人 漢書百官公卿表吏員自

佐史至丞相十二萬二千八百八十五人此云十萬人

舉其大數故言且以槩之

惟安衆侯劉崇東郡太守翟義欲誅莽夫以十萬

之計其能報恩二人而已 據漢書王莽傳欲誅

莽者安衆侯劉崇外尚有徐鄉侯劉快王子侯表快作快

陵鄉侯劉曾扶恩侯劉貴翟方進傳欲誅莽者東

郡太守翟義外尚有嚴鄉侯劉信武平侯劉璜東



平王傳蘇隆中尉皋丹是十萬人中能報恩者不止二人節信特舉其最著者

潛歎篇咸使不相得者也 咸當從治要本作亟蓋亟誤爲函亟又誤爲咸

忠貴篇而莫隕墜其世無者載莫盈百 當作而莫不隕墜其世者無慮盈百蓋上莫下奪不字者無二字誤倒慮載形近而譌下莫字因上莫下有奪文遂複行以足行閒字數

浮侈篇今民奢衣服侈飲食 鹽鐵論散不足篇今富者縛繡羅紈中者素綈錦冰又云今民間酒

食穀旅重疊燔炙滿案臠鼈膾腥麇卵鷄鷄橙枸  
鮫鱧醢醢衆物雜味又云今熟食徧列穀施成市  
作業墮怠食必趣時楊豚韭卵狗脂馬腩煎魚切  
肝羊淹雞寒按橙枸鹽鐵論原本譌橙枸張氏敦  
仁說當作橙枸今據以夏正穀施張說當從上文  
作穀旅非也內則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麇皆  
如牛羊此穀施字所本

於彈外不可以禦寇內不足以禁鼠 於當作其  
太平御覽兵部引此云其彈外不可禦盜內不足

禁鼯鼠



皆非吉祥善應 秦策蔡澤曰豈非道之符而聖  
人所謂吉祥善事與

或作泥車瓦狗馬騎倡排諸戲弄小兒之具 鹽  
鐵論散不足篇今民間雕琢木中之物刻畫無用  
之器玩好元黃雜青五色繡衣戲弄蒲人雜婦百  
獸馬戲鬪虎唐錦追人奇蟲胡妲

金銀錯鏤 漢書貢禹傳孝文皇帝器止瑀文金  
銀之飾方今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臣  
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畫文畫金銀飾  
校飾車馬多畜奴婢 鹽鐵論散不足篇今富者

連車列騎駟貳輜駟中者微輿短轂煩尾掌蹄夫  
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止丁男一人之事又  
云今庶人富者銀黃華瑤結綏韜杠中者錯鑣塗  
采珥靳飛輪又云今富者韞耳銀鑷鞞黃金琅勒  
屬繡弁汗中者染韋紹系采畫暴乾又云今縣官  
多畜奴婢坐粟衣食私作產業為姦利百姓無斗  
筲之儲官奴累百金黎民昏晨不釋事奴婢垂拱  
敖游也原本瑤作左搔輪作鈴張氏說左衍字搔  
當為瑤鈴當為輪今據以夏正瑤即說文玉部瑤  
之今字



桐木爲棺葛采爲緘 說文糸部繒下引墨子曰  
禹葬會稽桐棺三寸葛以繒之今本墨子節葬下  
篇繒作緘

黃壤致藏多埋珍寶 漢書貢禹傳安多臧金銀  
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  
臧之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

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 漢書龔勝傳勿  
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是前漢時風俗已如此  
鄠畢之郊文武之陵南城之壘曾析之冢 御覽  
禮儀部引作畢鎬之郊無文武之陵南城之東無

曾析之墓當據增二無字其意乃顯

實貢篇皆舍實聽聲嘔哇之過也 爰旌目之壺  
殮以餓而舖因盜言而歐陳仲子之賊以母與而  
食因兄言而哇是皆舍實聽聲故云嘔哇之過也  
班祿篇憎其式惡 惡蓋廓之譌據下文節信說  
之曰乃用奢夸廓大上帝憎之知所引同今本作  
廓

九州之內合三十里爾八百國 爾蓋凡千二字  
之駁文

臣養優而不隘 漢書貢禹傳禹上書曰臣禹年



老負窮家訾不滿萬錢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  
徵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至拜為諫議大夫秩  
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廩食太官又蒙賞賜四  
時雜繒絲絮衣服酒肉諸果物德厚甚深又拜為  
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家  
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是養優不隘也  
其後忽養賢而鹿鳴思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仁  
義陵遲鹿鳴刺焉文選琴賦李善注引蔡邕琴操  
曰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  
幽隱故彈弦風諫

背宗族而采繁怨 玉海藝文部引齊魯韓三家  
以關雎采繁皆為康王詩按康王之立太保命仲  
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  
於南門之外是奉迎嗣王不使同姓大臣而典兵  
專任外戚及翼室恤宗門階兵衛防護綦嚴蓋當  
時宗族自召公及芮畢毛衛而外多羣叔流言之  
後人成王末年又將不靖故康王之誥曰今予一  
二伯父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勉在外之  
宗族正以防在內之宗族因有冊命霍侯之事用  
示敦睦其後佩玉晏鳴應門失守魯詩謂康王晏



起關雎見幾而作論衡謝短篇康王德缺於房大  
臣刺晏其背宗族當在此時采繁之怨遂與關雎  
之刺同時並作

品臣不能無枉以從利 崔寔政論夫百里長吏  
荷諸侯之任而食監門之祿請舉一隅以率其餘  
一月之祿得粟二十斛錢二千長吏雖欲從約猶  
當有從者一人假令無奴當復取客客庸一月千  
芻膏肉五百薪炭鹽菜又五百二人食粟六斛其  
餘財足給焉豈能供冬夏衣被四時祠祀賓客斗  
酒之費乎況復迎父母致妻子哉不迎父母則違

定省不致妻子則繼嗣絕迎之不足相贍自非夷  
齊孰能餓死於是則有賣官鬻獄盜賊主守之奸  
生矣

述赦篇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赦贖數  
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 御覽刑法部引無贖字  
崔寔政論前年一期之中大小四赦諺曰一歲再  
赦奴兒啞啞況不軌之民孰不肆意遂以赦為常  
俗初期望之過期不至亡命蓄積羣輩屯聚為朝  
廷慶則劫不得不赦赦以趣姦姦以趣赦轉相驅  
蹶兩不得息雖日赦之亂彌繁耳



孝子見讎而不得討 周禮地官調人賈疏引鄭  
志趙商問調人職稱父之讎辟諸海外君亦然注  
使辟於此不得就而讎之商以春秋之義子不復  
讎非子臣不討賊非臣楚勝之徒猶言鄭人在此  
讎不遠矣不可以見讎而不討於是伐之臣感君  
恩孝子思其親不得不報和之而已子夏曰居父  
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干不仕不與共天  
下遇諸市朝不反兵天下尚不反兵海內何為和  
之鄭答曰讎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  
翟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不乎子之所云偏

於此義如鄭此言明見讎則必討矣

養稊稗者傷禾稼 御覽刑法部引稊稗作根莠  
與本傳合

自詩以羸教頭出獄踉蹌復犯法者 詩蓋恃之

譌羸蓋亾或羸三字之譌以猶已亡猶無謂自恃  
已無死辜也教頭出獄史記天官書索隱引宋均  
云教調弄也教頭者調弄其頭猶滑稽列傳所云  
搖頭此謂搖頭出獄也踉蹌猶言舉足謂頃步閒  
復犯法即匡衡所云今日大赦明日犯法也

洛陽至有主諧合殺人者 地官調人掌司萬民



之難而諧和之父之讎辟諸海外鄭注諧調也和  
之使辟於此不得就而仇之賈疏以爲殺人之賊  
王法所當討卽合殺之但未殺之閒雖已會赦猶  
當使離鄉辟讎也然則周禮之諧和與洛陽之諧  
合民同而實異

或云三辰有候天氣當赦故人主順之而施德焉  
史記越世家莊生閒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  
此則害於楚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素信莊生  
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  
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集解云漢靈帝時河內張

成能侯風角知將有赦教子殺人捕得七日赦出  
此其類也

賊發部中而不能擒然御覽刑法部引作不能  
擒殺蓋殺俗作煞又譌然也

原情論意春秋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  
仲子之賵左氏公羊皆譏其緩穀梁不譏雜記疏  
引釋廢疾云平王遷於成周欲崇禮於諸侯原情  
免之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穀梁傳曰其不  
言來不周事之用也集解引何休曰四年夫人風  
氏薨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最晚矣何以



言來鄭釋之曰秦自敗於穀之後與晉爲仇兵無時休乃免繆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晚此原情也公羊隱元年春王正月傳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意也何休注以不有正月而去卽位知其成公意桓元年公卽位傳如其意也注如其意以若其惡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傳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已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僖二十八年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傳曷爲再言晉侯非兩之也然則何以不言遂未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其意侵曹則曷爲

伐衛晉侯將侵曹假塗於衛衛人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注曹有罪晉文行霸征之衛壅遏不得使義兵以時進故著言侵曹以致其意公子買成衛不卒成刺之傳不可使往則其言成衛何遂公意也定十三年晉趙鞅歸於晉注君子誅意不誅事此論意也

三式篇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此言公不勝任則有渥刑也 秋官司烜氏疏引鄭氏易曰鼎三足三公象若三公傾覆王之美道屋中刑之周易集解引九家易曰鼎者三足一體猶三公承



天子也足折餽覆三三公不勝其任傾敗天子之美故曰覆餽渥者厚大言臯重也此用九家易說先王之制繼體立諸侯以象賢也子孫雖有食舊德之義子孫上當有卿大夫字詩大雅文王疏引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穀梁說云卿大夫世位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如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許君謹按易爻位三爲三公二爲卿大夫曰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節信引易意與許同故下文以諸侯大夫分列爲說足知此有奪文

乃令酎金以黜之 漢武帝元鼎五年以列侯莫求從軍坐酎金奪爵者百六人今以漢書攷之王子侯表有德侯何棘樂侯慶宜春侯成容陵侯福杏山侯成浮叩侯霸廣戚侯始盱台侯蒙之淮陵侯定國龍叩侯代壽梁侯守雷侯豨辟土侯明尉文侯犢榆叩侯受福襄嚙侯建將梁侯朝平新館侯未央陸城侯貞新處侯嘉距陽侯淒廣侯順蓋胥侯讓周望侯當時陪侯邑前侯信師古曰前五據侯臞叩胡母侯楚博陽侯終古郁根侯驕西昌侯敬陸地侯義叩平侯順葉侯喜運平侯記山州



侯齒海常侯福廣陵侯成杜原侯皋高平侯喜廣  
川侯頌歆侯延年柳宿侯蘇戎卽侯讓曲成侯萬  
歲安險侯應安道侯恢終弋侯廣置麥侯昌鉅合  
侯發昌侯差實侯方文成侯光拔侯雲翟侯壽鱣  
侯應彭侯彊東淮侯類拍侯賢清侯不疑計六十  
侯又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平曲侯周建德梁鄒侯  
武山柎陽信侯呂談汁防侯雍桓敬市侯闔穀南  
侯郭則安國侯王定平泉侯劉勝中水侯呂空城  
豪侯陳千秋清侯室中生閼氏侯馮平陸量侯須  
井臨轅侯戚賢中牟侯單舜嚴侯許廣宗桃侯劉

自爲便侯吳千秋龍頡侯韓詭計十九侯景武昭  
宣元成功臣表建陵侯衛信南奔侯公孫賀江陽  
侯蘇雕塞侯直堅從樂侯趙破奴湘成侯敞屠洛  
賸侯次公計七侯又外戚恩澤侯表南皮侯竇桑  
林蓋侯王受陰安侯衛不疑發干侯衛登計四侯  
以上元鼎五年坐酎金奪爵可攷者共九十侯其  
王子侯表有高俞侯賢鉅乘侯郢客夏卽侯遇參  
駸侯則沂陵侯喜皆坐酎金免不著何年之事又  
有朝侯固城五鳳四年坐酎金少四兩免襄隄侯  
聖地節四年坐奉酎金斤八兩少四兩免南繚侯



佗征和二年坐酎金免高祖功臣表有開封侯陶  
睢元狩五年坐酎金免又有序邱侯唐尊以元鼎  
二年嗣侯二年坐酎金免則事在四年孝武功臣  
龍侯摎廣德以六年坐酎金免皆非元鼎五年事  
而商陵侯趙周於元鼎五年坐爲丞相知列侯酎  
金輕且下獄自殺矣襄隄侯聖奉酎金斤八兩以  
金布令千口四兩之法核之其國中民數得六千  
口漢時民有口錢此金當即口率所出而輕少四  
兩是侵欺至千口之多其咎比色惡尤重故聖與  
朝侯固城竝以少金四兩失侯是漢法酎金及奪

爵皆以四兩起數其意如此

愛日篇鄉亭部吏 小雅小宛篇空岸空獄釋文

岸韓詩作犴鄉亭之獄曰犴說文土部捐一曰亭

部

斷訟篇欲守一醮之禮成同穴之義 列女傳楚

伐息破之使其君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

夫人曰人生要一死而已終不以一身更貳醮乃

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遂自殺息君亦自殺蓋魯詩說也其事與左傳迴

殊謂此詩爲息嬀作亦與毛異此論俱欲守一醮



成同穴之義與傳併不更貳醮作同穴之詩文義皆合然則節信正用其說

自縊房中 後漢書列女傳陰瑜妻者荀爽之女名采適陰氏瑜卒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女到郭氏既入室而掩戶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陰字未成懼有來者遂以衣帶自縊

哀制篇是故陳恒執簡公於徐州 史記齊太公世家田常執簡公於徐州集解云春秋作舒州賈逵曰陳氏邑也節信從史記

勸將篇埽滌并涼 後漢書段熲傳上郡沈氏隴

西牢姐烏吾諸種羌共寇并涼二州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閎稽固熲軍使不得進義從皆悉反叛羌遂陸梁覆沒營陽

內犯司隸東寇趙魏西鈔蜀漢 後漢書西羌傳

於是滇零等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衆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遂寇鈔三輔按三輔即司隸

五州殘破 後漢書龐參傳馬融上書曰伏見西戎反畔寇鈔五州

器械不簡習 崔寔政論舊時永平建初之際官



兵常牢勁精利謝蔡大僕之弩及龍亭九年之劍  
至今擅名天下頃主者既不勅慎貪饕之吏競約  
其財用至以麻泉被弓弩米粥雜漆燒鎧鐵碎醯  
中令脆易治孔又編小刀牟悉鈍  
救邊篇臥委天口 據上文併咸云當且放縱以  
待天時邊議篇亦併尚云不當救助且待天時此  
空格當是時字

邊議篇范蠡收責於姑胥 韓詩外傳卞莊子好  
勇母無恙時三戰三北及母歿魯興師見於將軍  
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北也今母歿矣請塞責

遂走敵而鬪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  
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再北又獲甲首而獻之請  
以此塞三北曰吾責塞矣收責猶塞責先失而後  
收故後漢書馮異傳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矣  
而公卿以為費煩不可 後漢書段熲傳熲上言

曰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凡  
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羣  
羌破盡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  
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  
此猶不誅盡後漢征羌費煩之數大略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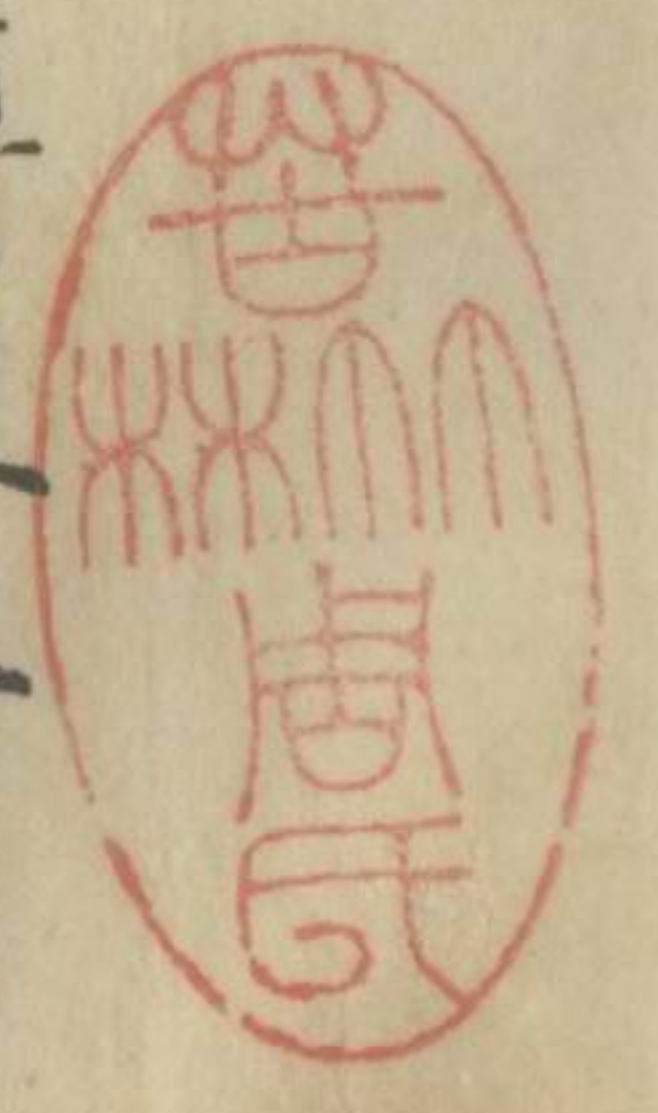
晏子輕困倉之蓄而惜一杯之鑽 鑽當爲僭字  
之誤也晏子春秋內篇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  
晏子請發粟於民三請不見許遂分家粟於氓是  
輕困倉之粟也御覽器物部引晏子春秋晉欲攻  
齊使范昭觀焉景公觴之范昭曰請君棄樽酌晏  
子命徹樽革具是惜一杯之僭也蓋范昭欲僭用  
景公之樽晏子命徹樽故昭歸報曰臣欲試其君  
而晏子識之孔子亦併其不出樽俎之間知千里  
之外可謂折衝與此論文義正合御覽引晏子校  
今本爲簡明



何異 謂公卿重費煩不能折衝樽俎與晏子何其異也

實邊篇至吏所搜索剽奪 後漢書董卓傳卓縱放兵士剽虜資物謂之搜牢李賢注言牢固者皆搜索之也

太守令長畏惡軍事皆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著身禍不及我家故爭郡縣以內遷至遣吏兵發民禾稼發徹屋室夷其營壁破其生業彊劫驅掠與其內入捐棄羸弱使歿其處又遭蝗旱飢遺逐道東走流離分散幽冀兗豫荆揚蜀漢飢餓歿止復





失大半 後漢書西羌傳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  
長多內郡人並無戰守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  
難朝廷從之移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  
池陽上郡徙衙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  
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饑荒而驅  
蹙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或亾或弃捐老弱或爲人  
僕妾喪其大半按此傳所說與論正同論故爭郡  
縣向爭下奪文據西羌傳當是徙字其發民禾稼  
之發當是發之譌說文此部叟以足蹋夷艸引春  
秋傳曰發夷蘊崇之今左氏傳作芟亦與西羌傳

刈其禾稼義合

又數易太守 崔寔政論近日所見或一期之中  
郡主易數二千石

是以逐稼中災莫有就外 中災疑中原之譌

卜列篇甚敬祭祀非禮之所亦不爲也 禮器祭

祀不祈孔疏引鄭志答趙商問祭祀不祈商案周

禮設六祈之科禱禳而祭無不祈故敢問禮記者

何義也鄭答云祭祀常禮以序孝敬之心當專一

其志而已禱祈有爲言之主於求福豈禮之常也

又鄭發墨守云孝子祭祀雖致其誠信與其忠敬



而已不求其爲而祝尸嘏主人曰皇尸命工祀承  
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  
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若此祭祀內盡已  
心外亦有所福之義也此論云非禮不祈與鄭義  
合

五行當出乘其勝入居其隩乃安吉 論衡詰術  
篇五音之門有五行之人假令商姓口食五人五  
人中各有五色木人青火人赤水人黑金人白土  
人黃五色之人俱出南嚮之門或凶或吉壽命或  
短或長凶而短者未必色白吉而長者未必色黃

也此出乘其勝之說又云夫門之與堂何以異五  
姓之門各有五姓之堂所向無空何門之掩地不  
如堂庶朝夕所處於堂不於門圖吉凶者宜皆以  
堂此入居其隩之說

人有恐怖死者 新序義勇篇齊崔杼弑莊公有  
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餐則失匕上車失  
軾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成君義也無  
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鬪之聲恐駭而死  
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孟子離婁篇有求全  
之毀趙注陳不瞻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



成可謂欲求全其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按此  
恐怖成者一以爲仁者之勇一以爲有怯弱之毀  
今觀其以成君爲義而遂往是亦視成如歸漢書  
古今人表列齊太史三人及南史氏於第三不占  
第四豈以其恐怖成歟

巫列篇是謂人不可多忌多忌妄畏實致妖祥  
漢書游俠陳遵傳後張竦爲賊兵所殺李奇曰竦  
知有賊當去會反支日不去因爲賊所殺後漢書  
郭鎮傳後河南吳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  
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

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  
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恤忌諱每入  
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  
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  
倂孫安世魯相三葉皆爲司隸時倂其盛桓帝時  
汝南有陳伯敬者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  
忌則寄宿鄉亭後坐女壻亾吏太守卽護怒而殺  
之時人因忌禁者多談爲證焉

夢列篇衆維魚矣實維豐年 小雅無羊篇毛傳  
陰陽和則魚衆多矣鄭箋技人乃夢見人衆相與



捕魚丁氏希曾說衆乃蠃字之省說文作蟹與螽  
同左氏穀梁春秋經桓五年螽公羊經作蠃蠃實  
蝗類凡池湖陂澤中魚嘯子皆近岸窮淺水處若  
遇歲旱水不能復其故處土爲風日所燥魚子蠕  
蠕而出即變爲蝗蟲以害苗今蠃不爲蝗而爲魚  
故以爲豐年之徵盧氏文弼曰此說確不可易如  
旄維旗矣旄旗相爲類而小異耳一則人少一則  
人多故占爲室家溱溱義順而詞顯若云衆人化  
而爲魚則怪甚矣紹蘭按公羊文三年雨螽于宋  
傳何休注螽猶衆也是漢儒固有說螽爲衆者東

觀漢記馬稜爲廣陵太守郡界嘗有蝗蟲食穀稜  
有威德蝗蟲入江海化爲魚蝦是蝗蟲固有化爲  
魚者丁氏說信而有徵可補傳箋所未備

升上向興之象皆爲吉喜 御覽人事部引東觀  
漢記桓帝時張奐爲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奐  
印綬登樓而歌此正升上向興之象然占者曰必  
生男復臨此郡命終此樓旣而生子猛建安中爲  
武威太守前郡守邯鄲商爲猛所殺據郡反爲韓  
遂所攻自知必死乃登樓自燒而死則亦未爲吉  
喜也後漢書張奐傳亦載其事不若漢記之詳



釋難篇夫譬喻也者生於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  
然否以彰之 說苑善說篇梁王謂惠子曰願先  
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  
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  
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  
爲弣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  
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  
可矣王曰善是其證也

交際篇龐勛勃貂 龐勛當即馮諼勃貂當爲貂  
勃一爲孟嘗君所客而營三窟一爲安平君所任

而殺九子事見齊策故下文云一旦見收亦立爲  
義報二人連類正與上文侯嬴豫讓鱗諸荆軻同  
例

見赴有益則先至顧無用則後背 後漢書朱穆

傳注載其與劉伯宗絕交書曰昔我爲豐令足下  
不遭母憂乎親解纓經來入豐寺及我爲侍書御  
史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爲二千石我下爲郎乃  
反因計吏以謁相與足下豈丞尉之徒我豈足下  
部民欲以此謁爲榮寵乎咄劉伯宗於仁義道何  
其薄哉即此意也



是故韓安國能遺田蚡五百金而不能賑一窮翟  
方進稱淳于長而不能薦一士夫安國方進前世  
之忠良也而猶若此則又況乎末塗下相哉 後  
漢書朱穆傳崇厚論曰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  
金淳于以貴執引方進之言夫以韓翟之操爲漢  
之名字然猶不能賑一貧賢薦一孤士又況其下  
者乎語意全與此同按史記韓長孺列傳言安國  
貪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於梁舉壺遂臧固邳  
他廉士固窮推舉即賑非必分人以財也漢書翟  
方進傳言方進厚李尋以爲議曹然則安國亦賑

三窮方進亦薦一士矣

懷不來而外克期 漢書灌夫傳夫嘗有服過丞  
相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夫曰請語  
魏其具將軍旦日蚤臨蚡許諾夫以語嬰嬰與夫  
人益市牛酒夜洒掃張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司  
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迺自  
駕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殊無往意夫至門蚡尚  
臥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  
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  
言即其事也



德化篇上及飛鳥下及淵魚 漢書終軍傳蓋六  
鵬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  
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

五德志或曰女媧 禮記明堂位鄭注女媧三皇  
承宓戲者尚書叙孔疏引鄭注中侯依春秋運斗  
樞以女媧與羲農爲三皇

號 左氏僖五年傳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孔疏  
云據傳云鄭滅一號晉滅一號不知誰是仲後誰  
是叔後賈逵云號仲封東號制是也號叔封西號  
號公是也馬融云號叔同母弟號仲異母弟號仲

封下陽號叔封上陽按傳上陽下陽同是號國之  
邑不得分封二人也若二號共處鄭復安得號國  
而滅之雖賈之言亦無明證各以意解不可審知  
紹蘭按漢書地理志宏農郡陝故號國北號在大  
陽東號在滎陽西號在雒州是號有四也雒州之  
西號謂右扶風號縣史記秦本紀武公十一年滅  
小號集解引班固曰西號在雒州水經渭水注云  
雒縣故秦德公所居漢書地理志以爲西號縣太  
康地記曰號叔之國平王東遷叔自此之上陽爲  
南號矣則陝爲南號也陝及雒州大陽之號即賈



云西號號公是也滎陽之號即賈云東號制是也  
賈以西東相對為併故止二號志則以西號對東  
號又以北號對南號故有四號實則東號為一號  
即鄭所滅號仲之國南號北號為一號即晉所滅  
號叔之國西號為一號即秦所滅小號亦號叔之  
國統言之仍是二號也晉世家虞假道遂伐號取其  
下陽以歸集解引服虔曰下陽號邑也在大陽東  
北三十里既北號大陽為下陽即知南號陝為上  
陽故水經河水又東過陝縣北注云河南即陝城也  
昔用召伯以此城為東西之別東城即號邑之上

陽也為南號

酈注又云號仲之所封與渭水注不符仲蓋叔之誤

河水又東

逕大陽縣故城南竹書紀年曰晉獻公會虞師伐  
號滅下陽地理志曰北號也與班志及服虔說竝  
合鄭語史伯曰西有虞號韋昭注號號叔之後西  
號也史伯又曰號鄆為大號叔恃勢韋注號號仲  
之後姬姓也此號叔號仲之後當時國君之字然  
則宏嗣亦謂號叔封西號仲封東與賈侍中同蓋  
經師相承舊有此說不得云賈言無明證也至馬  
融所說當是據傳文號仲號叔仲叔對舉下文即  
云將號是滅明晉所滅竝有仲叔二號故云號仲



封下陽虢叔封上陽晉世家正義又引馬融云周武王克商封文王異母弟虢仲於夏陽言之甚確而詳知其必有所受特未見其說鄭滅之虢云何然季長大儒自非鄉壁虛造者

吳 姬姓有二吳一為太伯之吳一為虞仲之吳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周武王封大伯後於此是為虞公又云太伯初奔荆蠻號曰句吳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為北吳後世謂之虞左氏僖五年傳虞仲史記吳世家吳越春秋竝作吳

仲水經河水注北吳作北虞

印 秦氏嘉謨以為項之誤字是也形聲皆相近廣韻三講項本姬姓國公羊曰為齊桓公所滅子孫以國為氏秦氏改齊桓公為魯僖公其說云按廣韻魯僖公作齊桓公誤今據左氏僖十七年傳改正紹蘭按左氏傳云師滅項淮之會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此左氏說也公羊僖十七年夏滅項傳云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公羊說也廣韻明僖公羊則齊桓公不誤不得改從左



氏也至二傳之得失據經偁滅項不言誰滅公羊以爲齊滅之何休云以言滅知非內也以不諱知齊滅徐彥疏按經直言滅不載主名何知非內滅之正以春秋之例內大惡諱今言滅知非內矣又春秋之例爲賢者諱故上十二年楚人滅黃不爲諱今不言齊人故知齊滅之按何徐二家所言乃爲公羊學者之說今以經書滅例證之莊十年齊師滅譚十三年齊人滅遂僖二年晉師虞師滅下陽五年楚人滅弦十年狄滅溫十二年楚人滅黃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二十六年楚人滅夔文四年

楚人滅江五年楚人滅六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宣八年楚人滅舒蓼十二年楚子滅蕭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十六年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畱吁成十七年楚人滅舒庸襄六年莒人滅鄆齊侯滅萊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相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二十五年楚屈建帥師滅舒鳩昭四年楚子蔡子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遂滅賴十一年楚師滅蔡十三年吳滅州來十七年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二十四年吳



滅巢三十年吳滅徐定四年蔡公孫姓帥師滅沈  
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十四年楚公子結陳公孫  
佗人帥師滅頓十五年楚子滅胡計書某國滅某  
者凡三十國惟僖十七年滅項不立主名即知是  
魯滅之如取邾取鄆不書孰取之例今云以言滅  
知非內則襄十年偃陽之役直書公會某某于某  
遂滅偃陽以公爲首是內亦言滅而無所諱又云  
爲齊桓賢者諱則莊十年書齊師滅譚十三年書  
齊人滅遂譚遂皆桓所滅一書齊師一書齊人竝  
不稍爲之諱且莊十三年正齊桓始霸之時其賢

已著乃春會北杏而夏滅遂春秋絕不諱之何獨  
至滅項而始爲賢者諱然則滅項者非齊是魯明  
矣左氏之說校公羊爲長

郭 上已有號此蓋春秋之郭公也莊二十四年

經赤歸于曹郭公公羊家讀爲曹郭公

公羊釋文  
此連爲句

是曹有郭公其後因以爲氏曹本姬姓故節信於  
曹外別列郭爲姬姓也此經左氏無傳公羊傳曰  
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  
也何休云失地者出奔也名言歸倒郭公置赤下  
者欲起曹伯爲戎所殺故使若曹伯死謚之爲郭



公而赤微者自歸曹也此公羊家說以經文與上  
戎侵曹曹羈出奔陳之文相接因連讀赤歸于曹  
郭公六字爲句謂假若曹伯歿謚郭公而出奔之  
赤以微者自歸也穀梁傳曰赤蓋郭公也何爲名  
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范甯集解引  
徐乾曰郭公郭君之名也赤蓋不能治其國而歸  
于曹故但書名以罪而懲之不直言赤復云郭公  
恐不知赤者是誰將若魯之微者故也以郭公著  
上者則是諸侯失國之例是無以見微之義此穀  
梁家說不連上經爲義直以郭公名赤舍國歸曹

恐人以赤爲魯微者故復偁郭公不著赤上而著  
于下見微義也孔氏廣森公羊通義曰郭有道碑  
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號叔者寔有懿德文  
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若然郭即號也公羊  
虞郭之郭左氏穀梁皆爲號而此經三家同作郭  
公又所未曉紹蘭按新序雜事篇齊桓公出游於  
野見亾國故城郭氏之虛問於野人曰是爲何虛  
野人曰是爲郭氏之虛桓公曰郭氏者曷爲虛野  
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  
之善行也其所以爲虛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



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爲虛也郭之亾國故城  
在齊竟內故說文邑部氾下亦云齊之郭氏虛明  
郭非晉滅之號而新序又云晉文公田於號遇一  
老夫而問焉號之爲號久矣子處此故矣號亾其  
有說乎對曰號君斷則不能諫則不與也不能斷  
又不能用人此號之所以亾也與前說同而字作號  
然正可爲郭在齊號在晉之證郭號古音同公羊  
僖二年通用郭爲虞號字左穀竝作號而此經郭  
公則三傳皆同更知爲郭氏虛之郭非號叔所封  
之號也號叔後人或謂之郭蓋即據通用之字爲

併故碑云或謂亦足明其本以號爲氏與春秋之  
郭公不相涉矣

觚 秦氏嘉謨曰蓋耿字傳寫之譌史記晉世家  
集解引服虔曰霍魏耿三國皆姬姓紹蘭按索隱  
引地記曰皮氏縣沁水南耿城是故耿國也

志氏姓篇夫吹律定姓惟聖能之 御覽人事部

引是類謀曰黃帝吹律以定姓論衡怪奇篇孔子  
吹律自知殷後漢書京房傳房本姓李推律自定  
爲京氏

于邑于序 序謝古通孟子滕文公篇序者射也



左氏春秋宣謝火孔疏引服虔云宣揚威武之處故毛詩作謝三家作序射義有序點即以序爲之公旗氏 姓氏書辨證引世本公旗氏齊威王時有左執法公旗藩又有旗氏氏族畧引風俗通旗氏齊卿公孫竈之孫樂施字子旗子孫以王父字爲氏

翰公氏 路史作公翰當作公幹廣韻一東引古今人表神農之後有公幹仕齊爲大夫其後氏焉姓氏書辨證亦引古今人表有公幹今本漢書表中無此人蓋佚

衣氏 中庸鄭注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胄與按黃帝之子已有衣氏不定是殷之胄故鄭言與以疑之

謝 姓氏急就篇注引世本謝任姓黃帝之後遇 作過是也姓氏急就篇引世本過氏任姓夏諸侯後爲氏

密須氏 氏族畧引世本密須氏商時姑姓之國路史引世本商有密須文王伐之左氏定四年傳密須之鼓是也

漢河東有邠都汝南有邠君章姓音與古姑同而



書其字異 國名紀引風俗通邾氏邾商時侯國也見毛詩漢有濟南太守邾都按毛詩無邾蓋邾尹吉之吉鄭箋讀爲姑者是仲遠亦謂邾姑音同與節信說合史記韓長孺列傳有邾他漢書省文作至它師古解爲至於他餘所舉失之

彭姜 鄭語姜作禿是也氏族畧引賈逵云禿彭姓別族

曹斯 鄭語斯作斟是也姓氏書辨證引賈逵云斟曹姓之後也

邾顏子之支別爲小邾 公羊昭三十一年傳當

邾婁顏之時何休注顏公時也邾顏子卽邾婁顏其支別爲小邾故邾與小邾皆曹姓左氏襄十一年傳杜注邾小邾曹姓疏云世本文是也

呂氏 此原氏之譌陳風東門之枌篇穀旦于差南方之原毛傳原大夫氏鄭箋朝日善明日相擇矣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爲上處孔疏按春秋莊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是陳有大夫姓原是也秦氏嘉謨世本輯補於陳之原氏引潛夫論則別本固有作原者

第八氏 氏族畧引風俗通王莽時有講學大夫



第八矯

不第氏 不第蓋子革之譌氏族畧引世本子  
氏宋司城子革之後而鄭樵鄧名世引潛夫論作  
不第羅泌引作不茅則宋時已誤姓纂作不夷以  
爲不夷甫須之後據左氏文十八年疏引世本碩  
父澤生夷甫須檀弓疏引世本繹生夷甫傾繹卽  
澤之異文傾卽須之譌字皆言夷甫不言不夷則  
姓纂之說非也

三伉氏 姓纂三伉氏宋子姓微子之後後漢書  
桓帝紀注引謝承書曰抗徐字伯徐風俗通曰衛

大夫三抗之後豈宋人而仕衛與其字從手旁亢  
與論及姓纂竝異

目夷氏 史記殷本紀太史公曰契爲子姓其後  
分封以國爲姓有目夷氏此氏於國者而姓氏急  
就篇注引世本宋襄公子墨夷須爲大司馬其後  
有墨夷皋路史引世本作目夷是宋又有氏於字  
之目夷也

磚氏 磚蓋石甫二字之譌檀弓疏引世本戴公  
生樂甫術術生石甫願繹左氏文七年十八年疏  
引世本竝作碩甫澤碩甫澤卽石甫願繹也澤爲



戴公孫其後爲石甫氏

公之氏 廣韻一東引世本魯有大夫公之文

羌氏 羌下奪師字姓氏書辨證引世本衛公族有羌師氏

卻氏之班有州氏 氏族畧引世本卻州氏晉卻

豹孫步揚生卻州因氏焉是始爲卻州氏後乃爲州氏

伯宗氏 氏族畧引世本伯宗氏晉孫伯起生伯

宗因氏焉

富氏 左氏莊二十三年傳去富子杜解富爲富

強據傳下云譖富子而去之明富子爲一人非桓

莊二族之富強者故節信本此爲說又昭十六年

傳鄭有富子杜注富子鄭大夫然則晉之富子猶

是矣襄三年傳晉有士富其後亦得爲富氏

狐氏 氏族畧引世本晉大夫大狐伯生突生饒

爲大狐氏其後大狐容爲晉大夫路史注引世本

有大狐氏小狐氏溱爲大狐氏射姑爲小狐氏

季夙氏 氏族畧引世本季夙氏晉靖侯孫季夙

之後姓纂引世本羊舌職生叔夙爲叔夙氏姬妣

是晉又有叔夙氏



公族氏 後漢書黨錮傳注引風俗通公族氏晉  
成公立嫡子為公族大夫韓無忌號公族穆子  
不雨氏 雨當作夏夏爛為丙又譌雨也姓纂路

史竝引潛夫論不夏氏是唐宋時猶未誤

國氏 姓氏書辨證引世本子國氏鄭穆公生子  
國發發生子產僑成子僑生子思參參生子玉珍  
珍生子樂卑顯莊子為子國氏

良氏 氏族畧引世本去疾氏鄭穆公子去疾之  
後去疾字子良又有良氏所以別族

晉大夫孫伯廩實司典籍故姓籍氏 左氏昭十

五年疏引世本孫伯廩生司空頡頡生南里叔子  
子生叔正官伯伯生司徒公公生曲沃正少襄襄  
生司功大伯伯生侯季子子生籍游游生談談生

秦

堂氏 廣韻十一唐引風俗通堂楚邑大夫五尚  
為之其後氏焉